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

[苏] H.M.休金娜 著 姬增禄 阎菊玲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013066030

P28  
12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 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

[苏] H.M.休金娜 著 姬增禄 阎菊玲 译



P28  
12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姬增禄,阎菊玲译.—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7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ISBN 978-7-228-14344-3

I .①中… II .①姬…②阎… III .①地图—地理学史—中亚  
IV .①P28-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266 号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

前 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次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从那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年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翻译一批外国学者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期，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就在新疆地区交融，众多古代民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积淀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新疆已经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新疆丰厚的历史文化逐渐为国外学者所了解。来自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的各种名号不一、目的不同的探险

队、测量队和考察队，陆续走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当时，这些探险队在亚洲的中部，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发出有惊人发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被视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竟然会埋藏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写在木板、桦皮和纸张上无人识读的文字，有令世人惊叹的佛教石窟壁画，有雕刻各种精致花卉文饰的木器，有早至战国时期内地生产的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雕塑以及漆器、铜器，有中国汉唐时期以及古罗马、波斯制造的各种钱币等等。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灿烂的古代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西方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取得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成绩。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历史、中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如今，他们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新疆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与他们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吸收他们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编写好《新疆通史》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邀请有关专家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翻译丛书”公开出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大家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多角度、全面地了解、认识新疆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序言  
在 19 世纪初，地球上各大陆的基本轮廓已经查明。在地图上，各大陆已经有了自己的外形，但它们的许多内部地区还完全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譬如，在亚洲范围内广大的内部地区，即中央亚细亚<sup>①</sup>，对科学来说还完全不清楚。

一百年前在内亚，地图上山脉、河流、湖泊，主要是按照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画的。这些资料有的是当时极好的地图制图样品。从 19 世纪后半叶起，各国对中央亚细亚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许多旅行家和考察家对亚洲大陆内部地区的大自然、居民以及地图图形的研究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在这些考察家中我国同胞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写了最详细而又概括的中央亚细亚地理著作，绘制现代中央亚细亚地图的功绩主要归功于他们。

П. П. 谢苗诺夫奠下了许多俄国考察队到中亚和中央亚细亚考察的始基。他于 1856—1857 年第一次深入天山。俄国地理学会在考察亚洲内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从 1870 年起，学会组织了著名的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Г. Н. 波塔宁、М. В. 佩夫佐夫、Б. А. 奥勃鲁契夫、Г. Е. 格鲁姆

<sup>①</sup> 对于中央亚细亚的范围不同作者看法各不相同。它的范围我们采用 B. A. 奥勃鲁契夫的说法。他以苏联的国界作为中央亚细亚北面和西面的界限（按 1943 年前图瓦自治省加入苏联之前的情况），在东面的界限为大兴安岭，在南面的界限为长城到兰州市和昆仑山麓。

· 格尔日麦洛、B. И. 罗博罗夫斯基、В. Л. 格龙布切夫斯基、П. К. 科兹洛夫的考察队到中央亚细亚进行考察。由于学会的领导,许多去中央亚细亚的考察队彻底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地理问题,他们按照统一的方法工作并有明显的连续性,这样目的明确地组织对中央亚细亚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从 1873 年起到 1914 年底为止,担任俄国地理学会领导的著名地理学家 П. П. 谢苗诺夫。

俄国地理学会的考察有许多发现，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中央亚细亚地理资料。在旅行时采集了植物学、动物学、种族地理学、地质学方面的丰富的标本，并获得了完全改变关于中央亚细亚自然界概念的资料。还特别仔细而详细地进行了路线测量。这些路线测量以很多天文点和高度测量为依据。

本书的作者尽自己的力量说明中国以及其他考察家们对绘制中央亚细亚地图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把俄国地理学家们的考察工作成果告诉读者作为该书的主要目的，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绘制成了现代亚洲大陆内部地区地图。

在这本书中，作者力求顾及到那些分散在考察家的报告和书信中，俄国和外国的各个旅行家的游记、路线图和情况图中以及全苏地理学会保存的部分档案文件中的所有对选题来说最有趣、最重要的资料。

# 目 录

- 序言 / 001
- 第一章 从远古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央亚细亚的记述和地图**
-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 16 世纪的亚洲记述和地图 / 001—681
  - 17 世纪关于中央亚细亚的俄国资料和早期西伯利亚图 / 004
  - 17 世纪西欧的中央亚细亚记述和地图 / 011—1881
  - 18 世纪俄国的中央亚细亚记述和地图 / 013—Q81
  - 18 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中央亚细亚记述和地图 / 021—P81
  - 1800—1870 年俄国对中央亚细亚的考察 / 025—Q81
  - 1800—1870 年俄国的中央亚细亚地图 / 033—Q81
  - 1800—1870 年外国考察家们有关中央亚细亚的资料 / 037—Q81
  - 1800—1870 年西欧和中国的中央亚细亚地图 / 039—Q81
  - 1870 年以前中央亚细亚地图制图的状况 / 042—Q81
- 第二章 1870—1900 年期间中央亚细亚地图的形成**
- 1870—1873 年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蒙古之行 / 045
  - 1870—1875 年去中央亚细亚的其他考察队 / 049
  - 1876 年 M. B. 佩夫佐夫第一次准噶尔之行 / 056

1876—1877 年 Г. Н. 波塔宁第一次蒙古之行	/ 058
1876—1877 年 Н. М.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罗布泊之行	/ 060
1878—1879 年 М. В. 佩夫佐夫到蒙古和中国东部的第二次旅行	/ 064
1879—1880 年 Н. М.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中央亚细亚之行	/ 068
1878—1880 年 Г. Н. 波塔宁第二次蒙古之行	/ 073
1876—1882 年间去中央亚细亚的其他考察队	/ 075
1870—1882 年期间的考察成果	/ 081
1883—1885 年 Н. М.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央亚细亚之行	/ 082
1884—1886 年 Г. Н. 波塔宁第三次甘肃之行	/ 086
1883—1888 年去中央亚细亚及其毗邻地区的其他考察队	/ 091
1889—1890 年 Г. Е.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第一次中央亚细亚之行	/ 094
1889—1890 年期间 М. В. 佩夫佐夫的西藏考察	/ 099
1889—1890 年期间 В. Л. 格龙布切夫斯基沿中央亚细亚西南边缘的 第二次旅行	/ 106
1883—1890 年期间的考察成果	/ 108
1892—1894 年期间 В. А. 奥勃鲁契夫第一次中央亚细亚之行	/ 109
1893—1895 年期间 В. И. 罗博罗夫斯基的中央亚细亚考察	/ 117
1889—1895 年期间去中央亚细亚的其他考察队	/ 126
1891—1895 年期间的考察成果	/ 131
1899—1901 年 П. К. 科兹洛夫蒙古西藏之行	/ 133
1896—1900 年期间去中央亚细亚的其他考察队	/ 140
1896—1900 年期间的考察成果	/ 143
1870—1900 年期间去中央亚细亚及与之相毗连的西藏南部和东部 考察的外国考察队	/ 143

### 第三章 20 世纪初(苏维埃政权成立前时期)去中央亚细亚的考 察队及其对地图制图的意义

1903 年 Г. Е.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之行	/ 146
1905、1906 和 1909 年三次边境准噶尔之行	/ 148

1905、1906、1908、1909 年 B. B. 萨波日尼科夫四次蒙古 阿尔泰之行	/ 152
1907—1909 年期间 П. К. 科兹洛夫蒙古和阿穆多之行	/ 155
1900—1916 年期间去中央亚细亚的其他考察队	/ 157
1900—1916 年期间的考察成果	/ 166
1900—1916 年期间去中央亚细亚的外国考察队	/ 167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一些中央亚细亚地图	/ 169

#### 第四章 由于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的考察中央亚细亚 最重要的地理要素地图图形的变化

主要山系地图图形变化	/ 173
最重要的河系和湖区地图图形的变化	/ 186
沙漠和荒漠草原地图图形的变化	/ 194

结束语 / 201

目  
录

参考书目 / 203

附 录 / 219

译后记 / 222

## 第一章

# 从远古到19世纪70年代 中央亚细亚的记述和地图

##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6世纪的亚洲记述和地图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地图上,可以找到一些最初的、很粗糙的亚洲图形。希罗多德<sup>①</sup>(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和K. 托勒密(公元90—168年)的世界地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些地图综合了古代各国人民有关亚洲的资料。

把地球画成椭圆形的希罗多德地图上,东南部画着印度河和阿拉克斯河,并注有“亚洲”字样。椭圆的界线从应该是中央亚细亚的地方经过。很显然,在那时希腊人没有关于中央亚细亚的资料,对与之相邻的中亚和印度地区只有一些模糊概念。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远征和商务关系的发展,扩大了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在K. 托勒密的地图上,有一条山脉从里海南岸起穿过整个亚洲由西向东伸延,该山脉的一些个别部分具有不同的名称,其中一部分叫伊马乌斯山。它是内陆流域河流和流入印度洋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在恒河下游的经线上,由该山脉分出一个经线方向的山脉,也叫伊马乌斯山。由后一山脉往东标示有几条孤立的山脉和许多从这些山脉发源的河流。可见,

<sup>①</sup> 该地图不是希罗多德本人绘制的,而是将他对当时已知世界的认识改画成的。

K. 托勒密已经拥有某些关于在亚洲大陆内有一些大山系，并且许多大河是从这些山系发源的资料。

7—8世纪时，阿拉伯东方一些国家关于亚洲的资料进一步增多。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哈利发国的边界在某些个别地段和中央亚细亚相接。阿拉伯人同中国和日本通商也促进了亚洲内部地区新资料的积累，出现了阿拉伯旅行家们在亚洲旅行的记述和新地图。阿里·伊德里西于1154年绘制的圆形世界地图是最优秀的地图之一。阿里·伊德里西的地图没有经纬线网，但是很明显，在绘制这个地图时曾使用了K. 托勒密的地图，因为在该图上也画有由西往东横贯亚洲的主要分水山脉，只是它被画在比里海更往南的地方罢了。有两条山脉从里海海岸向东、向亚洲大陆的深处伸延。在东面它们与一山脉连接起来，这个山脉似乎与K. 托勒密经线方向的伊马乌斯山相符合。在阿里·伊德里西的地图上，亚洲深处首次出现了一系列湖泊。

B. B. 格里戈里耶夫分析了阿里·伊德里西编写的在新疆的路线记述，初步认为他所提到的两个山脉可以认为是帕米尔和天山山脉，而其中的一个湖（别尔万斯科耶湖或科瓦列斯湖）相当于罗布泊<sup>①</sup>。

文献中指出，在阿拉伯天文表中有许多属于中央亚细亚的点。因此，可能阿拉伯人拥有的关于中央亚细亚的资料比希腊人要多得多。但是阿拉伯资料对以后欧洲的亚洲地图的影响并不明显，虽然毫无疑问欧洲人使用了K. 托勒密的地图和记述。

8世纪时，到蒙古汗那儿去的欧洲使者普兰诺·卡尔皮尼或加宾尼一译者和威廉·鲁布鲁克维斯把去中央亚细亚的陆路的最早记述送到了欧洲。这些记述主要对与北蒙古相毗连地区的自然要素作了非常简短的说明。卡尔皮尼和鲁布鲁克维斯关于北蒙古（蒙古汗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所在地）的资料一部分是从懂得当地语言的俘虏那里得到的。П. 卡尔皮尼在《蒙古史》中写道：他们“从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那里知道了许多东西”。很遗憾，记述中央亚细亚这一时期的俄国书面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sup>①</sup> B. B. 格里戈里耶夫：附录。载 K. 里特：《亚洲自然地理学，东或中国土尔克斯坦》，第2卷，圣彼得堡，1873年，第211页。

马可·波罗(1271—1295年)游记是中世纪内容最丰富的地理文献。他对酷热的被称之为洛普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一些绿洲城(洛普、车尔臣、哈密、沙州等)作了鲜明而形象的说明;此外,还对戈壁内部、西藏等作了简短的报导。

马可波罗关于亚洲内部记述的资料反映在以后许多欧洲的地图上,夫拉·马乌罗于1459年绘制的地图在这方面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地图是用阿拉伯人的方法<sup>①</sup>定向的,没有经纬线网,但在该图上可以找到最早关于中央亚细亚的真实资料的显明反映。夫拉·马乌罗从K. 托勒密那儿借用了沿纬线伸延的伊马乌斯山的图形。该山脉在他的地图上也是在里海稍偏南的地方穿过整个亚洲,同时,也是许多河流(其中似乎画有流入里海的阿姆河)的分水岭。阿姆河与一个大湖和另一条河流相连接,后一河流的发源地大约在亚洲的东北岸。该河横穿卡泰奥(中国)<sup>②</sup>领土。在伊马乌斯山和上述河流之间是洛普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它的南面是一个大湖——布留托湖。由后者往东,从伊马乌斯山脉发源另一条河,根据轮廓来判断,该河相当于黄河。在它的急转弯的地方(像是黄河鄂尔多斯曲流),画有几条支流。这些支流甚至在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考察之前绘制的19世纪的地图上,也是该河固定不变的标志。很明显,布留托湖应该相当于青海湖,因为由它往南在伊马乌斯山的后面注有“西藏”字样。

16世纪,在发现了经印度洋去中国的海上道路后,关于亚洲的新资料开始传到欧洲。这些资料也是欧洲驻俄国的使者提供的。譬如,C. 赫伯施坦使用一本俄国旅行手册(其中含有关于去鄂毕河的道路的询问资料),在他的地图上把鄂毕河画成是从亚洲大陆深处、中国的一个大湖发源的。这个中国湖后来成了许多欧洲的亚洲地图的组成部分。

16世纪末当时一位最伟大的地图学家格尔加尔德·麦尔卡托尔综合了关于亚洲的新资料。在他的亚洲地图上逼真地绘出了南面和东南面的

<sup>①</sup> 上面为南。

<sup>②</sup> 在这里和以后,括号内引用的都是世界地图集(莫斯科,1954年)上的现代地理名称,地图集中没有的名称是引用军事测绘局地图上的名称。

沿海地区。一条很长的沿经线方向的山脉穿过该大陆的中心。这个山脉看来相当于 K. 托勒密地图上的伊马乌斯山。鄂毕河流经中国湖，也画有黄河，它发源于某个大湖并形成一个向北的急转弯，这很像鄂尔多斯曲流。黄河与发源于大陆中心、流入北冰洋的另一河流相连接。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河流被画成是从一个共同的山结发源的——它们的上游很接近，而山脉是沿分水岭向不同方向伸延。

如果再翻阅一下 16 世纪末其他欧洲地图，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地图学家们为了绘制中央亚细亚地图使用了 K. 托勒密的地图（伊马乌斯山）、马可波罗的资料（洛普沙漠），欧洲使者们的资料、询问资料，可能还有其他中国地图。

16 世纪末，在欧洲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关于中央亚细亚的概念，即认为它是一个大高原，其中心有一山结，印度河、恒河、黄河、阿姆河、锡尔河都是从这个山结发源的。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流传很广，即认为存在一些经中国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因而在地图上出现了一些具有虚构轮廓的河流和山脉。要素的数目增加了，但它们并不反映可靠的资料。它们的图形与夫拉·马乌罗绘制的中世纪后期极简单的地图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对与中央亚细亚相毗连的中国东部地区来说，地形和河网的图形大大改进了。

## 17 世纪关于中央亚细亚的俄国资料 和早期西伯利亚图

17 世纪时，俄罗斯国家的领土迅速扩大，特别是在东部。17 世纪初，俄国人从鄂毕河到了叶尼塞河，以后在大约二十年期间里，由叶尼塞河到了鄂霍次克海这一地区。在南面俄国人开始与蒙古和中国相邻，与它们开始有了通商关系，并互派使者，起初使者是由一些西伯利亚省长派遣，以后由俄国政府派遣。

17 世纪 70 年代前，同中国的联系是经由蒙古的西北部，以后随着俄国人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巩固，就经由蒙古东部和满洲里了。

使者们的任务是绘“图”和记述所走过的路线。从17世纪中期起，就开始不仅从最有素养的人中挑选使者，而且给他们配备许多辅助人员。如：1675年就拨给了H. Г. 斯帕法里外交代表团“各种天文罗盘仪器，用这些仪器可以测路程，找到捷径；配备一名懂土地丈量会画图的画家”<sup>①</sup>。  
17世纪末去中国的Э. И. 伊杰斯外交使团也配备有各种仪器。Э. И. 伊杰斯对在路途中测定地理坐标作了首次尝试。他写道：“迄今大地测量学家中还没有一个人作过这项工作……为此，我不得不借助星星寻找东方，并用一些数学仪器到处测量极的高度，根据极的高度尽量使一些地点配置得准确一些。”<sup>②</sup>

关于中央亚细亚的特别珍贵的资料是派往中国的使者Ф. 拜科夫（1654—1658年）和Н. Г. 斯帕法里（1675—1678年）提供的。最详细的记述是Н. Г. 斯帕法里写的，显然，他除了自己的观测外，还拥有许多现今已遗失了的文书。<sup>③</sup>

没有必要详细叙述某些个别使者关于中央亚细亚的资料了，因为他们的活动在最新的地理文献中已有相当详细的说明。我们只指出这样一点，即虽然“许多图”没有保存到现在，但根据“壁画”、“旅行记”和“文件资料”的内容以及根据一些综合性的著作，如：《关于黑龙江的传说》（作者佚名）П. И. 戈杜诺夫的《关于中国地方的报告》等，可以编写一份17世纪俄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知道的中央亚细亚自然要素的目录。

在17世纪的书面文件中提到的河流有：克姆奇克河、特斯河、乌伦古河、布尔根河、色楞格河及其所有右岸的支流、鄂尔浑河、额尔古纳河及其右岸的支流、锡拉木伦河等；有关于乌布苏湖、乌伦古湖（即布伦托海，下同——译者）、斋桑泊、库苏泊、呼伦池等湖泊的资料；有关于萨彦岭、汗呼赫山、蒙古阿尔泰山、大兴安岭、大青山等山脉的资料；有关于准噶尔沙漠、

<sup>①</sup> Н. Г. 斯帕法里：《中国记》一书的序言。喀山，1910年，第12页。

<sup>②</sup> 《西伯利亚通报》，第8,9本，1821年，第421页。

<sup>③</sup> 在该书准备出版时，А. И. 安德烈耶夫把被认为已经遗失了的Н. Г. 斯帕法里的地图影印品给作者看了。该图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的私人收藏品中。图上色楞格河系画得很详细、很好。中央亚细亚范围内的地形图形也很引人注意。大约在萨彦岭和大兴安岭的地方画着一些彼此不相连接的山脉。作者借此机会对盛情介绍此图影印品的А. И. 安德烈耶夫表示感谢。

戈壁以及整个蒙古的简短记述;提及的城市有张家口和归绥<sup>①</sup>。

当然这个目录不能认为是完备的,而且有关河流、湖泊、山脉的资料的性质在不同的文件中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只提到一些自然要素的名称,有时只有这些自然要素的简短说明。

将近 17 世纪末时对河流的记述变得特别详细和更加符合地图制图的要求了,在这些记述中,包含有关河源、河口的位置,河流的流向及性质,河流宽度的资料,而有时还谈到周围地区的特点。出现了一些完整的河系(色楞格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的记述,而且这些记述是从主要河流的河源到河口,按一定顺序进行的。没有指出存在一个名为“石头”的山脉,而是对山脉作了简短的说明;综合了所有关于已知去中国的道路的资料,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记述。

随着使各种各样手抄资料和询问资料系统化的综合性著作的产生,不能不随之出现一些综合图。这些综合图是中央集权国家所必需的。

《大图》是 16 世纪第一幅俄罗斯国家总图。该图具有说明,即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大图说明书》。对《大图说明书》的研究表明:16 世纪末关于亚洲的资料在东面只限于叶尼塞河一带地区,而在东南面只限于中亚细亚一些地区(当时已经知道的有咸海,关于阿姆河、塞拉夫森河已有一些模糊资料),但有关中央亚细亚的资料却一点也没有。

俄罗斯国家的境界在东面的扩大,要求绘制一些新地区的地图。当时委托托波尔斯克的 П. И. 戈杜诺夫省长绘制西伯利亚全图。他于 1667 年完成了这幅地图。这幅西伯利亚图和所有以后的图一样,包括有属于中央亚细亚的地方。用阿拉伯人的方法定向的 П. И. 戈杜诺夫地图,在东南部,两道围墙的后面画着中华王国。图上绘有把属于不同统治者的区域分开的边界线,并注有“中国地方”、“蒙古人”、“萨彦人”、“阿布拉耶夫”等,还画有一些城市和城堡。

深入到我们想知道的地区范围里的河流有黑龙江上游及其几条支流,

<sup>①</sup> 所列举的要素中有许多在 17 世纪时具有另外的名称,比如:大兴安岭被称为“纳翁山脉”,蒙古阿尔泰山被称为“阿尔泰卡缅”,特斯河被称为“纳克斯河”,库苏泊被称为“科索戈尔湖”等。又比如:根本没有阴山(大青山)这个名称,但是由于关卡城卡普卡(张家口),也提到这个山脉,说该城“在石头山脉之间”等。

从一个湖发源的色楞格河及一个没有名称的支流。在写有“吉尔吉斯人地方”的东面，画着叶尼塞河的上游，西面画有捷列茨科耶湖和另一个湖，显然是斋桑泊，额尔齐斯河是从后一个湖发源的。此外，还有一条沿“阿布拉耶夫属地”的边界而流淌的河，流入该泊。这条河看来与黑额尔齐斯河相符合。仅在一处画有一些山脉，它们像是“维雷山”，其很细的末端向海拉尔河和色楞格河方向伸延。

图上所附的“清单”，以有关蒙古东部许多河流的新资料大大充实了这个图。这些资料与出现得晚得多的 H. Г. 斯帕法里记述中的资料没有多大区别。在“清单”中第一次提到科尔加河（黄河）和唐古特地方。“从中国‘到唐古特地方’需一个月的行程”，“印度离那里很近，印度在山的后面”<sup>①</sup>。

过了五年，即在 1672 年绘制了第二幅西伯利亚图。它叫《在中华王国和尼坎王国（东西伯利亚中国人建立的王国——译者）前的全西伯利亚图》。这一时期，往中国去的主要道路都移到东面去了。当时已获得有关色楞格河、黑龙江两河系的特别详细的资料。在这幅图上，中央亚细亚地方的位置也在图的东南部，在这里，在一个由西往东伸延的山脉后面标示有中国和尼坎王国。山脉画得极简单，画成了带有许多黑点的窄带子的样子。该山脉和 K. 托勒密的伊马乌斯山一样，是黑龙江、色楞格河、额尔齐斯河河系许多河流和中华王国附近某一河流的分水岭。具有同一走向的另一山脉，由贝加尔湖伸延开去。一条横过黑龙江下游的山脉与这两条山脉成直角向经线方向伸延。色楞格河被画成是具有两个右岸支流和三个左岸支流的分叉型河系，其中两条支流是由两个湖发源的。黑额尔齐斯河流经斋桑泊，发源于另一个大湖。有一条很长的河流流入该湖，该河的河源位于上述山脉附近。可以初步认为，黑额尔齐斯河由之流出的湖是乌伦古湖（即布伦托海——译者），流入该湖的那条河是乌伦古河<sup>②</sup>。在中心有另一大湖，这可能是乌布苏湖。整个说来，在 1672 年的图上，不仅可以看出使用了俄国的新资料，而且可以看出某些外国资料显然的影响。前一点

<sup>①</sup> A. 季托夫：《17 世纪时的西伯利亚》，莫斯科，1890 年，第 38 页。

<sup>②</sup> 关于布伦托海与黑额尔齐斯河相联系的假设，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就有了。